

湖南文史资料

第28辑

目 录

溆园自述.....	赵启霖 (1)
蹈海烈士杨守仁.....	吴建华 (22)
土家族诗人田星六.....	丘 陵 (32)
李劫夫先生事略.....	张元良 (38)
刘庚先传略.....	刘基博 (43)
我所知道的张干先生.....	苏缙如 (46)
邬干于先生事略.....	易孟醇 (54)
怀念我的父亲黄笃杰.....	黄守傅 (61)
易培基传略.....	杨淑兰 (71)
文字学家符定一传略.....	唐世凡 (80)
忆湘剧表演艺术家贺华元.....	曾金贵 (84)
我是怎样步入绘画艺术之宫的.....	杨应修 (92)
我所知道的李锐.....	李文定 (118)

抗日战争中的陈明仁将军.....陈瑞安(130)

邵阳梁氏一家的革命历程.....陈新宪(155)

“一二·九”运动的回忆.....曹国智(163)

作人民的铺路石.....成从修(176)

晚晴楼忆语.....田翠竹(186)

补充·订正

关于《回忆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西纵队》的

订正.....湛幸鸿(200)

潞园自述

赵启霖*

(自注：余行能无似，不敢自居年谱之名，粗述生平，俾后人识其大略焉。)

咸丰己未(1859年)1岁 己未十一月二十日午时生。

同治甲子(1864年)6岁 是年十月，先君请房伯阳城先生行银七为予及四弟授读。予诵《三字经》甫及半，一夕师就寝，先君于灯下将《三字经》诵至卷末，约600字，皆略上口。

乙丑7岁 阳城先生授课，诵四书及《诗经·国风》毕。同学有读《幼学》者，予听之能背诵1卷。间与四弟荷簪登山，拾松髻为薪。

丙寅8岁 阳城先生授课。诵《诗经》大小《雅》、《书经》、《易经》及《礼记·典礼》1卷。族戚之间，见予颀颀，醵百金助学费。诵《书经》时，一夕，先君抱予戏问曰：“汝何人乎？”予应声曰：“男乃伊尹。”先君为慨然。

丁卯9岁 是年先君请朱芳坞先生授课。《礼记》诵毕。时予尚未习文法，先生初至馆时，以“学而时习之”命题，属作破题。予作二语云：“学能尽其心，学在君子也。”先生赏异之。及放学，赠以小瓦钵，盖先生入乡闾用以盛食物者。其属望殷矣。

戊辰10岁 是年，先君复请阳城先生授课，诵《春秋左传》。每值放学闲暇，先君或有事外出，命予在家抄书，日以3000字

* 赵启霖(1859—1935年)，字芷荪，晚号潞园，湖南湘潭县人，历任河南道、江苏道、山西道监察御史，四川提学史。

为率。

己巳11岁 本支汉卿兄令予至其家就学，津贴膳费。塾师为族叔梅庄先生行紫五。始学八股文。

庚午12岁 仍在汉卿兄家从族伯锦堂先生行元六受业。先君每谕曰：“吾家赤贫，汝读书宜加倍用功。”十月，从族叔晓濂先生受业。甫入塾，先生命属对云：“圣门四科，先德行，后文学。”予应声云：“大学八条，始格致，终治平。”

辛未13岁 仍在汉卿兄家从晓濂先生肄业。是年，汉卿兄之父雅南六伯津贴膳费。八月，束装晋省应小试。先君挈予行至梅林巷，憩于旅店，适外舅周月池先生经过，取予所作制艺阅看，甚为嘉赏，随至县市，因以女许字焉。十月，挈予至泉塘山庄，与妻兄珏仙同学。塾师为刘雨苍先生，名汝霖，后中乙卯乡举。是自后9年，皆外舅资之诵书也。

壬申14岁 在泉塘山庄从刘雨苍师受业。予昔所读《礼记》、《左传》颇有删节，至是补诵之，并渐次读《孝经》、《周礼》、《尔雅》、《公》、《谷》。

癸酉15岁 在泉塘山庄从汪子川先生（名宗泗）受业。时予所为八股文渐有进步，外舅每出，辄携予文夸示于人。自予至泉塘，起居服食，饥寒疾病，体念周至，挚爱如慈父。每戒予用功不可太勤，恐伤身体。外姑向太君为予浣衣制履，尤恳恳也。

甲戌16岁 与珏仙兄从岳伯周信芳先生（名诒藻）于其家中受业。是岁，外舅频挈予应试。三月县试，县君为熊峙衡先生（名镇南，湖北人），五月府试，府尊为宋惠人先生（名邦惠，江苏人），皆颇见赏。八月院试，学使为顾持白先生（名云臣，江苏人）。院试首题“五百有余岁至百有余岁”，次题“自求多福”。予幸入学籍。家中是年欠梅村祠租谷10餘硕，赖入学得奖，乃能完租。

光绪乙亥17岁 与珏仙兄读书于麻冲桥，距石潭不远，业师为梁茂亭先生（名文钦）。

丙子18岁 外舅命与珏仙兄同晋省从章墨林先生（名俊）受业。先生为省城大师，同学20余人。先生特伟视予。

丁丑19岁 是年，与珏仙兄读书于泉塘山庄对门富家咀，仍寄文艺请墨林师指授。

戊寅20岁 与珏仙兄及同邑罗芳浦读书于县市高家巷（罗君庄屋），仍寄文艺就正于墨林师。是冬，从墨林师在省度岁。

己卯21岁 在省从墨林师受业。时风气趋重八股，同学中有湘阴甘君樾楼（名光黼）所购程、朱、陆、王诸儒义理书甚多，予得览观。与甘君志行契合，互相切劘。又有长沙粟君谷青（名揆）喜吟咏，购尤西堂、王阮亭诸诗集，予亦与研读。是年乡试，予荐而不售。十二月，元配周淑人来归。

庚辰22岁 正月，予自家徒步晋省，读书于岳麓书院。外舅与银五两助膏火。二月，抚部院甄别，予列正课第3名。自是颇有文誉。官课所得奖资，差可自给，且略有余，以助家用。又以家况艰窘，假妻兄周约循百金济先君。时吾邑教谕梅石卿先生（名埰，武陵人），甚优待予，有知己之感。

辛巳23岁 是年，假馆省城黎家坡陈宅，学徒2人，修金40缗。甄别仍列正课，陶紫瑱学使（名方琦）试士，予列一等。

壬午24岁 复读书于岳麓，与同县孙蔚林、黄俯山两君以文行相砥砺。二月，学使曹仲铭师（名鸿勋，山东潍县人）甫履任，按试，予列首选，得食廩饩。八月试优生，予与湘乡潘碧泉、常宁王霁萱、龙阳帅介臣皆得优贡会考。座师为卞颂臣中丞（名宝第，江苏仪征人）。优贡3年一考，湖南例取4人。

癸未25岁 时吾家由茅山咀迁栗山咀。二月，家宅被焚。先君率家人暂居城子屋场。予从朋好中假百金为川资，于三月首途赴京朝考。过洞庭登岳阳楼。过武昌时，登览黄鹤楼。抵

京，寓草厂十条胡同湘潭会馆。六月，在保和殿考试。揭晓引见养心殿，奉旨以教职用。各省优贡共80余人集京师，皆得晤见，其中如棉州杨锐、通州范钟、上海姚文楠，知名者颇不乏人。七月南旋。

甲申26岁 家中由城子屋场迁新塘冲。九月，予奉檄署麻阳教谕。麻阳与贵州接壤，经辰沅滩河乃达。因宦况清苦，路途险远，思亲心切，十二月辞职归。

乙酉27岁 是年值乡试，予在省城寓湘乡试馆习举业。七月，府部院卞公循例试士，谓之决科，予列第3名。闱中头场首题“而尽力乎沟洫”，次题“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三题“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谓得之”，诗题“蓬莱文章建安骨”。试毕出场，因外姑向太君病笃，即归省视。揭晓中第3名举人。卞公谓文有定价，自诩评文之不谬。是科试官为陈芸敏师（名琇莹，福建侯官人）、谢南川师（名隽杭，山东福山人），房官郑慧庵师（名文思，江西人）。我族前无得乡举者，至是，宗人咸嘉叹之。

丙戌28岁 正月，偕罗顺循、孙静皆、刘振愚、郑菽农诸君同舟由海道赴京会试。归途过沪，购政治书十数种。八月，署武陵训导。衙斋手书楹贴云：“自习勤劳运百甓；不妨卓犖观群书。”又有联云：“不分闲来书柿叶；聊从醉后赋梅花。”是年，吾家由新塘冲迁长生堂。

丁亥29岁 五月，先君觅得冠山莹地，遣四弟至武陵措资买山。八月，予自武陵卸职归。九月，湘乡刘襄勤公毅斋访莹地至吾家，得聆伟论。

戊子30岁 卞颂臣师二月荐予至衡山阅卷，逾月归，被病。

己丑31岁 正月，偕同人会试，五月归。十月署澧州训

导。因来年须赴京会试，遂于12月辞归。

庚寅32岁 正月，复偕同人北上。时家中难备川资，宗祠垫100缗以促其行。6月归家。

辛卯31岁 假馆鄂藩署。时陈右铭丈权鄂藩，正月，予与陈伯严由湘江泛舟至鄂。舟中与伯严谈艺甚乐。抵鄂，为伯严课长子衡格。三月，俄国太子游历汉皋，予有诗记事。六月，郭筠仙侍郎逝世，予为祭文挽诗。时通州范仲林同年亦客署中，相与晨夕论文。梁文忠鼎芳方为两湖书院监督，予初与定交。

壬辰34岁 正月，继室周淑人来归。二月，予赴京会试，途遇汉阳魏君子提，同寓沪邸。三月初抵京。十三日二场甫毕，刘雨苍师骤病不能言语，状类中风，急为觅医药，终夜治疗无效。次日，予拟不入场，同人敦促，勉强竣事。十六日清晨出场，雨苍师病更危笃，一息奄奄。予计无所出，诣正阳门神庙为雨苍师求签。签云：“知遇何愁晚，功名此日成，云梯高百尺，稳步到蓬瀛。”又云：“五十功名心已灰，那知富贵逼人来。但行好事行方寸，寿比冈陵位鼎台。”两签词意，于雨苍先生无甚关系，若似为予言者。雨苍师竟不起，予与同人治棺具，殓于义园（自注：寻托友人带其灵柩南归）。既而会闱揭晓，予中54名进士。是科头场首题：“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次题“斯礼也，达夫诸侯大夫及士庶人”，三题“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诗题“柳拂旌旗露未干”。座师为翁叔平先生（名同龢，江苏常熟人）、祁子禾先生（名世长，山西寿阳人）、李慈园先生（名端棻，贵州贵筑人）、霍子谨先生（名穆欢，正蓝旗人），房师为姚菊仙先生（名丙然，浙江钱塘人）。殿试次日清晨，诣西苑门听宣。故事，传出前列10名，即须引见。予名列第八，引见勤政殿，朝考一等79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移寓庶常馆小住（自注：在东城根）。请假南

旋，绕道至福建，经过沪、汉，小有勾留。抵家，已岁暮矣。

癸巳35岁 十一月由家启程赴京。过武昌，伯严、仲林皆赋诗送别。时族侄廷献游戎领一营驻金陵城楼，予便道经过，因留度岁。乘暇诣孝陵，观明太祖画像，谒靖难四公祠。

甲午36岁 正月，自金陵至扬州，流连兼旬，谒史忠正公墓。旋由海道入京，仍寓庶常馆。散馆引见，奉旨授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协修。同人多劝在京供职，予以二亲年高，仍乞假归。七月，抵里门，外舅月池先生已先数日逝世。追念畴昔玉成之恩，哽咽不自胜。时宗人拟四修族谱，计划将及一年，因意见参差，复议停止，予归督促从事，族众翕然。是年家中买思古堂，由长生堂迁居。十二月，为刘襄勤公题主。

乙未37岁 是年，宗祠设谱局，予任编纂。旧谱参用垂丝图式，费纸既多，寻阅不易。予改用提纲之法，分别大支小支，按照世次及长幼先后以五代为一段，五代叙毕，另行叙录，以次衔接，皆同一律，既可省纸，尤便检阅。

丙申38岁 予尚无子，先君命以五弟所生次子家宏继承为嗣，以便登载族谱。是年，予主讲永州濂（应作泮）溪书院，修金600元。每课士，择史传中忠孝节义事迹发题，俾诸生藉得注意探讨，以激发其志气。初至时，诸生或盘发跣足，衣履不整，予戒之，遂渐修饰。复捐修金，广购书籍，俾资观览。及余解馆归，永绅为设长生禄位牌以奉予。予力止之。时朱君叔彝为永州太守，熊秉三同年方赞于朱，日与晤谈，乘暇同游淡岩，颇得山水朋友之乐。二月，女婿唐素洛病没，琼英自是守志终身。六月族谱印完，适遇予归，告祖颁发。十月，偕湘乡曾重伯、南城饶桢庭两编修同舟由海道赴京。

丁酉39岁 在京住湘潭馆，与黄俯山内翰朝夕同餐。四月以后被病，精神困惫，考差试卷书写讹误，遂于八月南旋。抵家，见先君神明顿衰。十一月十六日，先君晨起盥漱，手震动

不自禁。及进饭，不能举箸，急扶入卧内就寝。以后无语言，医药罔效。十二月初二日，遽尔弃养，窀穸事毕，已屈岁除。

戊戌40岁 三月，赴永州主蘋洲（一作苹州）书院讲席，岁修600元。归为先君建墓。又湘阴书院岁致乾修百金，以后5年皆由首府寄来。

己亥41岁 仍主讲蘋洲。

庚子42岁 是年服闋，拟赴京，值义和团之变，不果行，仍主讲蘋洲。

辛丑43岁 仍主讲蘋洲。

壬寅44岁 以先母70诞辰未便赴京，仍主讲蘋洲。十一月，始首涂北上。到京，与李翰屏内翰同住南横街圆通观。

癸卯45岁 四月，考差后数日，张文达自南斋出语予云：“顷得内廷消息，君名列第一，必可简也。”既而屡月寂然。同乡官皆为诧异。时草厂十条胡同因拳乱被毁，同人募集捐款，于保安寺街建筑新馆，谢君涤泉独任其劳。及落成，予迁入居焉。

甲辰46岁 京师贡院因拳乱被焚，是科会试借河南闾场举行。予奉旨为同考官。四总裁：裕中堂德、陆尚书润庠、张尚书百熙、戴侍郎鸿慈。时京汉铁路未通，予借同考官18人驰驿赴豫，沿途皆地方官供应。过汤阴，谒岳王祠。至黄河，地方官照例备牲酒，予与同人于河滨致祭，乃渡抵豫。暗知贡举陈小石中丞（夔龙）。汴闾屋宇宽大，同考官每人住屋三间，各有庖厨，供给周备。四总裁先至各房官住室小叙，以示敬礼。头场既毕，次日齐集公堂阅卷，谓之堂荐，然后乃各归住室评阅。同事诸君中，予与刘君幼云、蔡君燕生、姚君释筠尤为契合。放榜后，予与幼云请假省亲。抵家，以所得赆资稍为散给亲串，随即回京。本房新进士林志炬等皆到京，次第接见，惟福建林冲鹤未到。（自注：林志炬字仲枢，福建闽县人。邱景章，字端甫，安徽滁州人。岑光樾，字敏重，广东顺德人。张

恩寿，字颐伯，江苏丹徒人。刘启瑞，字翰臣，江苏宝应人。张茂炯，字仲清，江苏吴县人。邢冕之端，贵州贵阳人。戴宝辉，字伯璇，贵州贵筑人。王烜，字著明，甘肃皋兰人。郭钟美，字舜钦，安徽合肥人。陈焕章，字重远，广东高安人。刘钟俊，字用章，贵州修文人。张俊英，字子霖，直隶束鹿人。张履谦，字吉六，直隶建昌人。孙家钰，字少平，河南固始人。李凤书，字管浦，山东莒州人。十月，同乡官推予为湘学堂监督。时初议兴学，规模草创，予电邀邑人朱君菊泉助理。

乙巳47岁 仍为湘学堂监督。修身一科，予自任之。首分励志、植品、循礼、知耻、崇本、养气、持俭七则，撮述宗旨，以引其端，逐课选古人嘉言懿行，分别胪列，俾资取法。暑假后，予辞职，学部奏派充谘议官。8月南旋，在家度岁。

丙午48岁 正月，赴京考御史，记名，补河南道监察御史。上论官制疏。9月请假省亲。10月回京供职，补掌江苏道监察御史。上请办京师高等实业学堂疏。

附：奏稿全文

奏为富强之本在全国注重实业，拟请旨飭令学部、农工商部合力筹办京师高等实业学堂，以兴制造而救贫穷，恭摺仰祈圣鉴事。

窃维近年以来，人皆知实业之宜振兴，所以无大进步者，其于实业但以为奉行新政之一端，而未能定特别注重之宗旨。夫中国积弱之故，以利源外溢为第一病根，则中国自强之方即以工艺普兴为第一要义。近岁朝廷锐意振饬，若练兵，若兴学，若整理财政，若提倡商务，若举办巡警，若损益刑律，以至议立宪法，酌改官制，凡兹振作之事，皆为难缓之图。然臣愚以为各项新政，虽复形式粲然，若论富强之源，究不如振兴实业尤为切要。何以言之？《大易》云：“守位曰人，聚人口

财。”财者，国与民之命脉也。查近来海关贸易，华洋货价相差之数，每阅四五年辄加一倍，光绪二十年土货出口较洋货进口止绌三千四百万，及二十五年则绌至六千八百万，及二十九年以后则绌至一万一千数百万。中国虽地大物博，而每年流出不返之银至一万余万之多，其何能支？况数年数十年以后又必层迭加倍，更复何堪设想！将来必至办新政而搜括无从，还赔款而罗掘无术；即日言变法，日言立宪而支绌困难，办事愈多而愈无实际；官之廉俸既薄，仍不能禁其营私；民之生计愈穷，断不能必其守法。日枯月涸，民其何以自存，国其何以自立乎？

查洋货之销于内地者，如原布、花布、呢绒、钟表、煤油、纸张、玻璃器、雪茄烟及洋磁、洋铁、皮革等物，中国几于无人不用，无家不需，大而军械机器，小而一针一钉一巾一伞，无不仰给于彼，实以我之粗不敌彼之精，我之旧不敌彼之新，我之少不敌彼之多。彼且贩吾土货为制造之品，而转以售我；彼更在吾内地有制造之权，而协以腹我。繁盛之市，璀璨溢目者，洋货也；殷实之家，罗列杂陈者，洋货也。洋货之销行，日以推广；土货之出产，日以萧条。中国贫困之大患实在于此。不特此也，我练兵而枪炮药弹及军中各项需用品皆仰给于彼，我兴学而仪器标本及学堂各项需用品皆仰给于彼，我办警察而警兵之衣帽、沿路之灯油皆仰给于彼，我铸币而机器铜觔仰给焉，我造路而铁轨锅炉仰给焉，未收成效已受暗亏，我办一新政则为彼广一销场，此尤可寒心者也。查日本改易军制用西洋服色，必先建立千住制绒所，以免购之于人，是以利不外溢。又其全国机械工业日新月异，输出之品风行各地，所以骤臻强盛者，战事乃其效果，工业乃其精神。然则中国欲起孱弱，救危亡，舍大兴工艺，其道无由矣！

查学部甫设实业司，尚未普遍督劝，农工商部前设实业学堂，尚未扩充规模，他如工艺官局、劝工陈列所固已极意提

倡，尚未能仿造各种洋货以谋抵制。各省制造局所出枪炮为数有限，各省工艺厂所出火柴、纸烟、织布、洋烛、毛巾之类，为货亦有限，自非全力注重，不足以期发达而塞漏卮。拟请旨饬令学部、农工商部合力筹办京师高等实业学堂，以力求完备各种工艺学科为宗旨，以注意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电学工业，分门专习探制造之本为主义，以附设实习工场及徒弟学校为辅助，以按年逐渐仿造洋货、抵制外人输入之品为功效。

论者或以为经费难筹。然实业之能收实效，较一切新政为有把握，较各学堂亦有把握。目前虽觉浩费，日后必可取偿。无论如何竭蹶，此项要政决不宜缓。应请饬度支部权其缓急轻重，每岁筹定大宗款项以为京师高等实业学堂之用；亦可就五城中学堂及各省在京兴办之学堂通力合作，将所有的款或匀拨，或归并，通同凑集，以期易于举办。不可以经费支绌为辞也。

论者或以为教员难得。臣以为此等教员虽不易觅，然宜多用本国人，慎用外国人，庶便于操纵，不失主权。查南洋群岛及旧金山等处侨寓华民，熟精工艺者实繁有徒，即留学东西各国，专习实业之优等学生，亦颇不乏。但能留心物色，殷勤罗致，优以礼貌，厚以薪资，隆以职位，使之回国教习艺能，董率工厂，宜无不欣然从事者。不得以教员阙乏为辞。

论者或以为学生程度不及。然京外各处中学堂多有已经办至数年者，其普通学科多已粗习，尽可调取考选。且工业各科自有等级，尽可从浅易者入手，并未骤语以精深。其额数暂以五百名为率，以后再行推广。不宜以学生程度不及为辞也。

一俟京师高等实业学堂办有规模，如天津、上海、湖北、广东等处亦陆续办完全之实业学堂，再推之各省，次第筹办，仍一面选派学生分往各国专习工艺，自不至人巧而我拙，人强而我弱矣！

臣闻俄之前主大彼得亲到英荷两国船厂为工役十余年，尽

得水其师机轮驾驶之法，兼学其各种制造，而俄以强。日本初欲派人至德国学习枪炮，德未允，日乃与德婉商，仅派二人往学，岁纳学费五十万金，遂尽其技归而传之國中，而日以强。其注意于工艺若此。臣愚以为中国十年以内，其精神规画所注宜偏重工业，必使汽机化电之科随处娴习，格致制造之学随时精进，各种洋货皆能仿造以供本国之需，而后资财不至外溢，各种土货皆能求精以博外国之利，而后上下不至患贫。由是而切实举办各项要政，则魄力充而推行自易，困难少而实效可收。所赖圣明主持，诸臣提倡，以中国物料之充裕，才智之繁多，并力以图，锲而不舍，何患不能与各国争胜？富强大计，未有过于此者。

所以拟请飭令学部、农工商部合力筹办京师高等实业学堂，并飭全国注重实业缘由，恭摺缕陈，伏乞皇上、皇太后圣鉴。

十二月，兼署山西道监察御史，上请将内外要政逐年列表刊布疏、论禁烟事宜疏。

丁未49岁 正月，上练兵不可徒袭形式疏。二月，上请缓改外省官制疏，劾吉林将军达桂疏，请将大儒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从祀文庙疏。

附：奏稿全文

奏为请将国初大儒从祀孔庙，以光道学而从国粹，恭摺仰祈圣鉴事。窃维时世变迁而日新，圣道昭垂而不泯。自中外交通，学说纷杂，后生昧于别择，或至轻诋国学，自忘本原。欣逢皇太后、皇上崇儒重道，千载一时，升孔庙为大祀，且建曲阜学堂以树圭臬，风声所被，海内凜然，于圣教之尊，其关系世

道人心，至远且大矣。虽然斯道所以绵延勿替者，亦实赖真儒间出，相与昌明而扶植之，其羽翼之功既巨，斯俎豆之礼宜隆。国初若孙奇逢、陆陇其、汤斌、陆世仪、张履祥诸儒，已经先后从祀。此外尚有一人焉，核其学行皆卓然无愧于从祀之典者，则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是也。王夫之六经皆有纂注，其推勘义理，往往独造精奥，发前所未发。所著《周易内传》，即象以见理，即理以定占，即占以示学，统羲文周孔于一贯，为汉宋以来言《易》者所不及。所著《俟解》一编，示学者实践之道，尤为鞭辟近里。又著《通鉴论》、《宋论》，以剖析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其言多有裨治体。故大学士曾国藩亦称夫之所著《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又谓夫之终岁孜孜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之不见而无所于悔，可谓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曾国藩生平究心理学，故于夫之尤为服膺如此。黄宗羲为刘宗周弟子，所辑《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为七百年来儒林渊薮。近年奏定学堂章程，特列其书于人伦道德科，以备讲习。宗羲学派最为博大，论者谓其融冶诸家，张载之礼教，邵雍之数学，吕祖谦之文献，薛季宣、陈傅良之经制，靡不旁推交通，兼综条贯，他儒莫能逮也。顾炎武生平论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为宗旨，谓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不耻恶衣恶衣，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泽。又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即无足观，文不关于经求政理之大，不足为也。所辑《天下郡国利病书》，意主经世，切于实用。其《日知录》一编，尤为终身精诣之书，词旨往复，冀挽回薄俗，跻于隆古。晚年益笃志于六经，谓经学即理学，而以空谈心性为戒。国朝经术之

盛，实惟炎武导其先路焉。臣查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其立身行己，皆于坚苦卓绝之中，具忠贞诚笃之操，毅然以扶翼世教，守先待后为己任。其于圣贤之道，非但多所阐明，皆能躬行实践，深入堂奥，为后来儒者所不能及，其论著之关于政治者，多具运量千载、开物成务之识。于今日变通损益之宜，往往悬合事理。承学之士，咸奉为斗杓岱岳，人无间言。应请旨令其一并从祀孔庙，膺两庑之典礼，即以树薄海之仪型，俾远近闻风者咸知以希圣希贤为心，自不至畔道离经，荡轶于礼法之外，于以敦崇正学，维系世变，裨益实非浅鲜。所有请将大儒从祀缘由，恳飭部议复施行。为此，恭摺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二日，礼部咨各督抚文：“祠祭司案呈本部会奏议复，御史赵奏请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从祀文庙一摺，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一日奉谕旨：原摺留中。初二日军机处片交礼部，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礼部会奏遵议先儒从祀分别请旨一摺，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均著从祀文庙，钦此。相应印刷原奏，移咨各督抚等，转行所属。所有应行添设牌位之处，遵照办理可也。”

三月，上请发帑余以赈江北疏。时予由保安寺街邑馆移寓校场头条胡同，甫数日，上劾段芝贵及奕劻、载振疏。

附：奏稿全文

奏为新设疆臣寅缘亲贵，物议沸腾，据实纠参，恭摺仰祈圣鉴事。窃东三省改设督抚，原以根本重地，日就阽危，内而积弊日深，外而强邻交迫，朝廷锐意整饬，特重封疆之寄，冀收拱卫之功。不谓竟有乘机运动，寅缘亲贵，如黑龙江巡抚段芝

贵者。臣闻段芝贵人本猥贱，初在李经方处供使令之役，继在袁世凯署中听差，旋入武备学堂，为时未久，百计寅缘，不数年间，由佐杂至道员。其人其才本不为袁世凯所重，徒以善于迎合，无微不至，虽袁世凯亦不能不为所蒙。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过天津，段芝贵复寅缘充当随员，所以逢迎载振，更无微不至。以一万二千金于天津大观园戏馆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其事为路人所知。复从天津商会王竹林措十万金，以为庆亲王奕劻寿礼，人言藉藉，道路喧传，奕劻、载振等因为之蒙蔽朝廷，遂得署理黑龙江巡抚，不思时事艰难，日甚一日。我皇太后、皇上宵旰焦虑，时时冀转弱为强。天下臣民稍有人心者，孰不仰深宫忧勤之意。在段芝贵以无功可纪，无才可录，并未引见之道员，专恃寅缘，骤跻巡抚，诚可谓无廉耻。在奕劻、载振父子，以亲贵之位，蒙倚畀之专，惟知广收贿赂，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谓无心肝，不思东三省为何等重要之地，他族逼处，为何等危迫之时，改设巡抚，为何等关系之事！此而交通贿赂，欺罔朝廷，明目张胆，无复顾忌，真孔子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者矣！旬日以来，京师士大夫晤谈，未有不首先及段芝贵而交口鄙之者。若任其滥竽疆符，诚恐增大局之阽危，貽外人之讪笑。臣谬居言职，缄默实有所不安。谨据实纠参，应如何惩处，以肃纪纲之处，伏候圣裁。恭摺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御史赵启霖奏新设疆臣寅缘亲贵，物议沸腾，据实纠参一摺，据称，段芝贵寅缘迎合，有以歌妓杨翠喜献于载振，并从天津商会王竹林措十万金为庆亲王寿礼等语，有无其事，均应彻查。著派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确切查明，务期水落石出，据实复奏，钦此。”同日，奉上谕：“段芝贵著撤去布政使衔，毋庸署理黑龙江巡抚。钦此。”上谕：“黑龙江巡抚，著程德全暂行署理。钦

此。”四月初六日，奉皇太后懿旨：“载振准其开去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农工商部尚书等缺及一切差使。钦此。”

予上此疏后，袁世凯即私诣庆王府，为之计划，令载振将杨翠喜遣送天津。及醇邸与孙中堂查复，谓参劾失实，予遂于四月初五日奉旨革职。（自注：上谕：“前据御史赵启霖奏参新设疆臣寅缘亲贵一摺，当经派令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确查具奏。兹据奏称，派员前往天津详细查访，现据查明，杨翠喜实为王益孙即王锡英买作使女，现在家内服役。王竹林即王贤宾，充商务总办，与段芝贵并无往来，实无措款十万金之事，调查帐簿亦无此款，均各取具亲供甘结等语。该御史于亲贵重臣名节所关，并不详加访察，辄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行入奏，任意污蔑，实属咎有应得。赵启霖著即行革职，以示惩戒。朝廷赏罚黜陟，一秉大公。现当时事多艰，方冀博采群众，以通壅蔽，凡有言责诸臣，于用人行政之得失，国计民生之利病，皆当剴切直陈，是不得摭拾浮词，淆乱观听，致启结党倾陷之渐。嗣后如有挟私参劾，肆意诬罔，一经查出，定予从重严办。钦此。”）言官纠参权贵者，久无所闻。予既被遣，一时舆论，群相叹惜。罢官之次日晨起，即有朝官数人至予寓慰藉。自是逐日宾客闻溢，且多平生不曾识面者，兼旬酬酢，应接不暇。一月之内，各报馆对予之评论奖誉之语甚多，外间且有将此事撰成小说者，有编成戏者，有仿长恨歌为诗者。予既自觉惭愧，且惧虚名为累，遂从速料理出都。都下闻予南归有期，多招饮赠诗者，其馈以金钱者，皆辞谢不受。铁宝臣尚书良、姚石荃左丞锡光所馈尤为殷勤，亦却之。台长陆文慎公率同台籓400金以赠，予坚辞，陆公再三敦迫，不得已受200金。此外受者，罗颉甫同年100金、张篋浦同年300金，熊秉三同年50金，喻庶三同年200金，交谊较深，难于拒却也。